

张虹著



野蔷薇

 西安出版社

野蔷薇

张虹著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野蔷薇/张虹著. —西安:西安出版社,2014.5

ISBN 978-7-5541-0594-8

I. ①野… II. ①张…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21702 号

野蔷薇

著 者 张 虹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 56 号
邮政编码 710061
印 刷 陕西汇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印 张 10.125
字 数 277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1-0594-8
定 价 29.00 元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自序

本书收录的小说,都是我比较中意的作品。我喜欢这些作品的现实性及其诗意的叙述,也喜欢我所创造出的一些形象——为理想献身而被爱情背弃最后又得到爱情之光照耀的乡干部康源;在三尺讲台上坚守某种神圣却被生活的利刃生生切割的大学女教授何书贤;平凡柔弱却始终遥望着精神天堂的邮电局女职工雪雁;精神和肉体极度饥渴,却能够将脚步停留在欲望大门之外的山村留守女人玉莲;像天鹅般冰清玉洁的女孩夏草爱情理想的毁灭;如铁塔般挺立在爱情树下的军旅青年小歌;敢于在物欲横流的大环境里蔑视权贵固守内心清洁的艺术研究院女干部苏蔓等等……我在创造他们之时和创造他们之后,一直与他们同呼吸共命运。如今编选这些作品,依然有这种感觉。这使我对自己的小说创作有了某种信心。

有一个时期,我读了几位当代驰名于国内文坛的小说大家的作品,曾非常震惊于他们的写实功夫。他们把苦难和肮脏写得那样逼真,以致能够激起人剧烈的生理反应。我因而怀疑过自己的写实能力,认为自己的叙述语言过于柔美,并为此差点儿放弃小说创作。后来,我读了另外一些作品,如美国女作家玛丽莲·鲁滨逊的《家园》;安

妮·普鲁的《船讯》《老谋深算》；2013年诺贝尔奖得主艾丽丝·门罗的《女孩和女人们的生活》；巴西作家保罗·柯艾略的《牧羊少年奇幻之旅》等等，我发现他们即使写到最为黑暗的生活，用的都是诗一样的语言，而且并不影响作品的深度与厚度。恰恰相反，他们的作品都有种超然物外的神性之美。因而，更具征服人心的神力。

文学应该永远与美的精神结缘，小说创作当然不能例外。我将固执地沿着自己的创作道路走下去。我相信，“麦田里的守望者”是最为动人的风景。

作者

2014年4月16日

目 录

草莓的节日	(1)
夜的两点	(35)
野蔷薇	(79)
等待下雪	(118)
祝涛的事情	(164)
纸天鹅	(196)
阿圆的西夏湖	(236)
树的誓约	(270)
沉默的窗帘	(284)
记住月亮升起的地方	(296)
后记	(317)

草莓的节日

不知是山风吹红了草莓，还是太阳晒红了草莓，反正 N 县今年的草莓特别好吃——带着太阳的味道和风的味道的那种鲜美，把所有亲近它的人都熏醉了。N 县政府就干脆举办了一个声势浩大的草莓节，吸引八方来客。那一天，在通往四面八方的公路口，人们都挂起了暖洋洋的横幅标语：在这美好的四月，去那草莓熟了的地方！你不能不赞叹中华汉字无与伦比的魅力。一个“熟”字，就让所有奔向草莓的人心儿醉了。

时下中国的节日，个个都是人海大战，N 县草莓节人潮如水的热闹不必细说。我们必须注意到市邮政局营业员郝雪雁所带领的这一个采摘草莓的姐妹群体——她们是一群四十岁上下的女人，不那么艳丽、不那么娇美，但她们提着小篮在草莓窠里咿咿呀呀地恣意欢笑，就和结在藤蔓上的草莓一样惹人爱恋了。她们和果农不同，她们采摘草莓是城里人到乡间猎奇，所以才有这样恣情烂漫的欢悦。当然，她们还有其他欢乐的理由。她们这一群的领军人物郝雪艳是县长安瑞新的老婆。她们到 N 县做客，无需动手，上好的草莓可以任吃任拿。她们之所以亲力亲为，完全是为了享受节日的快乐和采摘草莓的那份儿浪漫，还有作为县长贵客的那份儿尊贵和优越。就在地畔，县长安瑞新与民同乐，亲自为采摘草莓的人过秤，并煞有介事地为果农收钱。

他也郑重其事地为老婆郝雪雁的姐妹们过秤。

三斤二两！

四斤六两！

安瑞新高声地吆喝着。他的声音和草莓地里的空气一样，流荡着蜜一样的味道。

呀呀，腰都累弯了，我怎么才摘了这么一点点呀！

女人们矫情地抱怨着。其实，并不要她们付钱。送给她们的上等草莓也早就包装好放在车上的后备箱里了。前面说过，她们所做的一切只为享受快乐。

郝雪雁的成绩最好，她采摘的草莓有整整八斤。安瑞新说，哎，你这么老实干什么，摘这么多，不累呀！

雪雁莞尔一笑，说道：实在是草莓太好了，不摘都不行呀。

郝雪雁是个娇小的女人，平和柔软，声音也是细细的软软的，声音和人都没什么特色。她却这样好命，男人安瑞新不仅事业成功，还是一个标准帅哥，而且痴情，而且具有浪漫情怀。试想，一个不懂得浪漫，或者不懂得疼爱老婆的男人，怎么会想到让老婆带着单位的姐妹来享受阳光享受草莓呢。安瑞新的确是个好丈夫。在成功男人多有绯闻的当今社会，安瑞新坚守着自己的阵地，没闹出任何风波，所以才被选派到近年来麻烦不断的 N 县来做县长。据说，N 县各种势力胶合，复杂异常，前任的两位县长都栽了。安瑞新是组织上反复考察反复研究才放在这儿的。

一会儿，有服务生飘过来，向安瑞新报告说贵客都到了，王副县长请他过去。

草莓节的接待酒会别出心裁地就设在草莓生产基地现场。每人一个干净的盘子，草莓、咖啡、美酒随意拿取，参加酒会的人都站着，方便走动和交流。大家都明白这是在美国学习过的安瑞新带回来的洋做派。

安瑞新当然是主角。他举着酒杯在人流里穿梭往来，跟所有凑上来碰杯的人谈笑风生。他身边跟着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县委副书记、

副县长、办公室主任、秘书，还有刚才来请他的那位服务生寒小鱼一千人，前呼后拥的热闹。秘书不断地为他介绍眼前的贵客，寒小鱼则周到而及时为他和他身边的人斟酒。不知谁提议让安瑞新唱歌，立即就全场轰动。安瑞新就唱了时下流行的《千里之外》。他唱得那样投入，声情并茂，那样有音乐感，所以也就非常动人，惹起一阵喧哗和掌声。然后，他又煽惑着让别人唱，别人唱罢，他又牵着王瑶副县长唱情歌，再接着，他就挥着膀子做指挥了，因为全场燃烧了，人人都在可着嗓子高歌。刘梅用胳膊肘碰碰郝雪雁，说看看你那位，这么风流倜傥，放在这里你放心啊。不要留恋那个工作了，快到县上来跟着他。另一个说，看你傻的，郝姐才不用跟到县上来。安瑞新这样的，还不是一年半载就提拔回市里了。刘梅说，一年半载多长呀，一年半载还不知道要发生多少事情哩。

郝雪雁温婉地笑着，不和她们搭话。

另一个同伴向融融说，这么优秀的男人，可不馋死人么。我要不顾及着和雪雁姐妹情深啊，我早就下手了。向融融一点也不掩饰对安瑞新的爱慕之情。她啧啧叹息，目光胶着他的身影不离开。她甚至端着酒杯追到他身边去了。其他姐妹笑成一团，说，哎哎，雪雁姐，你还不快去拧那疯丫头的脸！

郝雪雁一直面带微笑看着眼前的一切。她本来不善言辞，遇到这种场合就更是话少，甚至有点憨憨的可怜可爱。

没有人知道，郝雪雁温婉的笑容里所包含的内容——那是一个幸福女人自信和自负的笑容。郝雪雁的自信可不是没有来由。

五年以前，安瑞新作为最年轻的副县级干部从基层提拔到市里，而且，因供职的岗位特殊而备受关注，他又有高学历，又有出国进修的资本，人又特别活跃，健康英挺，思维敏捷，不知不觉地在市里就有些轰轰烈烈的味道。知道他的人越来越多，谈论他的人也越来越，进而，关于要重用提拔他的传言也就越来越多。那真是一些流淌着蜜的日子。那时候，他不笑不开口，仿佛每天的太阳都是为他升起。忽然

有一天,他病了,而且病得很重。早晨起床感觉有些头晕,走进医院就没有再出来,医生说必须住院。谁也不会想到这样一个活泼泼的生命会得什么大病。但谁都想到了要借这个机会表示一下跟他的亲近。一日之间,他的病房里堆满了花篮,来探视的人络绎不绝,而且,没法阻止,没法拒绝。最后,家里人只好站在医院的过道里让来人在病房里就座。那场面真有点像古代中了状元或封了王侯。那天晚上送走最后一拨探视的人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郝雪雁看着鲜花的海洋和躺在花丛中白被单里的丈夫,不知为什么心里烦恼的。忽然叹了一口气,然后就不由分说地把那些鲜花都提到楼道上去了。然后,她把那些鲜花分送到同楼道的其他病房里,轻言细语告诉大家,这是医院里统一配送的。她送完花回到病房,安瑞新说,你不是特别喜欢鲜花的嘛,今天好像跟花有仇了。她说,我爱看有生命的花朵,离了枝头的花儿总有些凄凉。再说,病房里摆这么多花,看着实在疼得慌。安瑞新得意地说,别人想要鲜花还没有呢。

说来有些邪门,郝雪雁的预感好像还对了。因为早晨来查房的大夫越来越多,接着就是将郝雪雁叫进医生办公室神秘地问询,接着就下了病危通知书。也就是这一天吧,突然就没有人来探视了,病房里突然冷清下来。无助的郝雪雁突遭这样的变故,茫然无措,想找个人讨主意时却发现这个世界的人将她抛弃了。她强忍着心里的哀愁想在安瑞新面前尽量保持平静,但眼泪就像断线的珍珠,颗颗地滚落,任怎么努力都止不住。她伏在病床上,额头抵着安瑞新的额头,泣不成声。那时候,还有兄弟姐妹和父母的支撑,他们肯定不会像别人那么势利。但是,随着安瑞新病情的日益严重,随着第二次、第三次病危通知书的下达,郝雪雁觉得兄弟姐妹和父母来病房的次数也在减少。她突然惊醒: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她和安瑞新是相依为命的了。她不能让他离开她。她必须唤醒他!医生说,别哭了,准备后事吧。她说不。他会醒来的,他知道我离开他没法活,女儿离开他没法活。他绝不会撇下我们不管的。

从那时开始,郝雪雁就在安瑞新的耳畔不断重复这句话,郝雪雁

还将滚滚热泪一滴一滴地抛洒在他的脸上。那些话语的热风，一个月没有间断。那些泪的热雨，一个月没有间断。后来，当安瑞新奇迹般地活过来，他的主治大夫杨达说，这不是医学的奇迹，而是眼泪的奇迹。她说她从来没见过那么多的眼泪。她说，安瑞新的生命之树是爱情的泪雨浇灌的。

一个死过一回的人，当然就知道什么是他生命里最珍贵的东西了。

他们的爱情就像凤凰涅槃那样在安瑞新获得新生的同时得到了升华。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安瑞新沉浸在爱河里不愿意醒来。他们常常整天地坐在一起互相凝视，仿佛第一次发现彼此是那么珍贵；他们常常额抵着额喃喃呓语，仿佛是一对不食人间烟火的鸳鸯。有人劝他早日上班，否则可能影响前程。他说，工作可以不要，官可以不做，他安瑞新此生，只要守护住这个叫做郝雪雁的女人就够了。劫后余生，安瑞新发现他的雪雁真有雪中大雁般的清洁美好，她那娇小的个头，懵懵懂懂的样子，浅浅的微笑，安静地坐在他身旁看书的姿态，都让他意醉情迷。后来还是郝雪雁说服他，他才振作起来去上班。也是为了雪雁和女儿的幸福，他才又开始了人生的拼搏。有一次，在饭桌上人们天南海北胡扯。有人说，目前，一些科学界的专家们对我们这个欲望的时代深深地担忧，有人在研制各种各样遏制欲望的药片了。其中，首先研制的是给男人们服用的药，据说服下一片，男人一生就只对自己的老婆有兴趣，看其他女人就跟看见一盘菜一样没感觉。不过，这药奇贵，一般人买不起。当然，目前还在争论阶段，有的科学家坚决反对研制这种药，说抑制人的欲望就是扼杀人的生命力。安瑞新哈哈大笑，说何以用得着这么麻烦！经历一次起死回生的机会，男人自然就知道这世界上只有糟糠之妻是最为宝贝的了。有过了这样经历的男人，你就是给一个公主或者王妃，他都是不会动心的了。

真的？有人吃惊地看着他问。

他说真的。本人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安瑞新说这话的时候，是他刚来 N 县任职三个月的时候。那天的

饭桌上就有一个人不信邪。这个人是 N 县有名的房地产开发商徐俊。那时候,他正动脑筋要啃下火车站以南的大片土地。可是,这件事在县委常委会上被安瑞新一句话就否决了。安瑞新说我们好端端一个古城,嘉陵江和银水河环绕,是人们休闲娱乐的宝地,外来人下火车就能看见美丽的河流,如果被开发商弄去修一片高楼,既损害了老百姓的利益,也不利于城市发展。他还撂下斩钉截铁的话语:只要我安瑞新在 N 县主政,谁也别想打这片土地的主意。这个话传到徐俊耳朵的时候,徐俊阴鸷的脸上曾闪过一丝冷笑。他在心里说,安瑞新啊安瑞新,你可别把话说得太早了。

徐俊是一个表面冷峻、内心疯狂的人。他想干的事就会处心积虑。他将火车站以南的高地看做自己生命中的里程碑。他认为作为 N 县的房地产开发商,只有在那片风水宝地建起高楼大厦才算得上成功。还有一个隐秘的原因是当初他还是一个穷小子的时候曾在那里偷一个南瓜被人打得半死。现在,他要以开发的名义将那里所有的人赶出他们的伊甸园,叫他们知道轻视别人尤其是轻视他徐俊的后果。当然,要达到目的他必须攻克安瑞新。

安瑞新果然强硬!徐俊用过各种各样的手段,在安瑞新面前都失败了,但他还是相信世间没有攻不破的堡垒。他自学过心理学,认为人性的弱点有时候是无法战胜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人知道头上高悬着达摩克利斯剑,而依然有人铤而走险的原因。他有理由这么自信,因为他有过战无不胜的经验。

现在,他就的人群里远远地看着安瑞新,偶尔,也看一眼他的夫人郝雪雁。他知道他们的故事。为了攻克安瑞新这个堡垒,他下过一番工夫,做过一点儿调查研究。深入调研之后,他并没有用什么高超的新招。他选用的招数还是女人,而且是一个猛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女人。这女人就是寒小鱼。现在,寒小鱼正小心翼翼地跟在县长安瑞新身边为他和他的贵客倒酒,抑或将一盘鲜艳欲滴的草莓捧到他们面前。她周到殷勤,甚至有点儿战战兢兢。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平凡的女人会在我们的故事里有什么作为。

寒小鱼是徐俊在外地一个招商引资会上遭遇的。那时候有人瞄上他请他投资一个水产养殖项目，他不乐意。晚上，人家请他参加一个酒会，酒会上向他频频敬酒的就是寒小鱼。起初，他并没有在意她，甚至有点儿不耐烦她。可是，几杯酒下肚，他开始注意她了。这一注意，他才发现，寒小鱼的声音非常好听，像山泉那样，叮叮咚咚的，又有点儿像风中的铃铛冷儿冷儿的，会钻到人的心里去；还有她的眼睛，水波荡漾的会让你不由自主地要多看几眼。那眼似乎还有点儿斜，嘴似乎还有点儿歪。可就是这一斜一歪的特别就把你的魂儿勾了去。当然，她还特别地会说话。每句话都带一个轻轻的哦，拍着你、哄着你的感觉，别说男人，就是女人也会被煽惑得心旌摇荡。徐俊在做生意上不择手段，但他并不是一个任意妄为的人，尤其在女人的问题上还算检点。这不仅因为他出身寒苦，还在于他那不可遏制的野心。正因为他出身低微，他就一心要出人头地。他知道男人要干成一番大事业，就不能沉溺于酒色。更重要的是，他有头脑，心里十分看不起那些有几个臭钱就土财主般放荡的人。他自认为自己高人一筹，是个有点儿水准的企业家。可就在那天晚上，他却鬼使神差地睡在了寒小鱼的床上。当然，第二天，他也就十分不情愿地在那份投资合同上签了字。最要命的是，他还对这个女人动了真感情，心性迷乱、走火入魔，以致差点儿动摇了企业的根基。还是寒小鱼看在他对她真心诚意的份上，没有在关键的时候毁他。之后，他们就结成了死党。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也为了他的野心，她帮助他成就过不少的事情。

在安瑞新的问题上，寒小鱼有过一点儿犹豫。她说算了吧，这世界已经没有爱情童话了，尤其是官员的爱情童话已属凤毛麟角，咱们还是给这世界留一点儿念想吧！他激她说，你是对自己的魅力没有信心吧？寒小鱼就跳起来跟他击了掌。

当然，对付安瑞新这样的人可不能像对付一般人那样。那得含蓄，不动声色。那得有耐心，等待时机。所以，徐俊先拿下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刘南，安排寒小鱼在节庆办公室做了一名工作人员。这样，寒小鱼就自然而然有了接近安瑞新的机会。

现在你看吧，寒小鱼多么得体地尽着自己的本分。

安瑞新应酬了一阵，已经回到郝雪雁身边去了。他在旁边的盘子里亲手为夫人挑选了一颗又红又鲜的草莓，在众目睽睽之下举到了她的唇边。雪雁羞涩，歪头躲过，使他没能喂进她的嘴里去，倒惹起大家一阵笑闹。寒小鱼走过来，轻声说，县长大人应该给美女们都献上一颗草莓，她们可都是夫人请来的贵客啊。她说着递上一个盘子，那里边的草莓，颗颗都像玛瑙般玲珑剔透。安瑞新郎声说，嗨，你这个建议不错。来，女士们，我为你们每人献上一颗我们N县最新鲜的草莓。

安瑞新伸手从盘子里拿草莓的时候，无意中看了寒小鱼一眼。他这一眼正碰上寒小鱼眼里荡漾的波光。他的心就莫名其妙地动了一下。他给雪雁的女同事们一一献了草莓。这时候，寒小鱼将一颗草莓举到他面前说，县长也尝尝吧，草莓节不尝一颗草莓那可太遗憾了。我注意到，县长只顾招呼客人，自己可还没尝过草莓哩。安瑞新顿时想起自己真的还没有尝过一颗草莓。这一整天都是草莓草莓的，草莓却离他这么遥远。真正卖盐的喝淡汤，卖凉席的睡光床啊。

仿佛看到他心里去了。寒小鱼这时候变戏法似地拿过一个小篮，小篮里的草莓都带着一片绿叶，有种令人心动的娇艳。安瑞新不由自主就又看了寒小鱼一眼。

节日实际上是很耗人的。在草莓节进行到尾声的时候，大家都有些招架不住了。郝雪雁的姐妹们一哇声喊叫着让安瑞新赶紧派车送她们回市里。这天是星期三，郝雪雁理应也是要跟姐妹们一起回去上班的。可是，车子已经开走了，安瑞新却让秘书打手机把老婆叫了回来。他说，你留下吧，明天早早送你回去上班。雪雁温存地一笑，留下了。

县长实际上就是县政府的头号明星。头号明星在节日里肯定是忙到最后，累到最后。安瑞新忙完回到他的宿舍，已经是夜里十一点了。他的宿舍是两室一厅的小套间，郝雪雁每次来到都会细致地收拾一番。女人的手转眼间就能化腐朽为神奇。不管安瑞新的房子有多

乱,她只要动动手,立即就会出现奇迹:房子不仅整洁了,还有种清新的感觉,还有种暖洋洋的氛围。安瑞新说这就是老婆的滋味。老婆的滋味就是一个让人心安的窝。

郝雪雁知道安瑞新今天很累,而且,她知道他肯定还饿着,虽然有招待宴会,他事实上从头到尾都在应酬,并没有吃什么东西。所以,她收拾好屋子之后,上街去买了一点儿面粉和鸡蛋,又买了一把葱和小白菜。所谓米面夫妻,即使做了县长的老婆,本质上还是与米面紧密相关。现在她就用面粉和了鸡蛋,细细搅匀,烙了薄薄的软饼,切成菱角状放进碗里,又洗了小白菜,切了葱花,准备着安瑞新一进门,她就给他煮一碗清淡爽口的青菜烩软饼。安瑞新就好这一口儿,他说千里万里的走,国内国外的跑,龙肉海菜吃遍,他就是忘不了老婆那一碗青菜烩鸡蛋软饼。当然,安瑞新之所以这样感叹,是因为他的老婆雪雁不仅关注着丈夫的物质需要,还关注着丈夫的精神需要。早年的时候,雪雁读过沈三白的《浮生六记》。她很欣赏那个女主人公芸娘。芸娘不识字,但芸娘有一颗慧心。芸娘的丈夫跟朋友们聚会的时候,芸娘扮成小店家挑着一个担子为他们做热馄饨,令大家啧啧称赞不已;芸娘还将茶叶用纱布包了放在荷花的花蕊里为丈夫和他的朋友们制作荷香茶;芸娘为爱作诗的丈夫建造的沧浪亭,曾让多少文人雅士艳羨!郝雪雁也是这种内心聪慧的女子。她每次来县上,都会给安瑞新制造一点儿浪漫。春天,插一枝桃花在门口;夏天,采一柄荷叶放在枕畔;秋天,捡几片银杏叶放在桌上;冬天,关掉暖气,生一盆炭火,再坐上一个咕嘟嘟响着的茶壶。安瑞新曾说,她就是她永恒的芸娘。

雪雁唯一的缺陷,是不善于表达。莞尔一笑,似乎就是她内心的所有语言。

雪雁是像小兔那么可人的女人。在他们欢会的温馨时刻,安瑞新总是双臂环绕,将雪雁紧紧地抱在怀里久久地亲吻。她呢,也就像小兔那样悄悄地蜷缩在他的怀里,用那双羞怯的、无辜的眼睛看着他。安瑞新说雪雁最动人的就是那羞怯无辜的眼神。他不知道她怎样保持了这种眼神!须知,她已迈过了四十岁的门槛儿,而不是天真的少

女。安瑞新后来在心里总结：这是老婆单纯的缘故。这个老婆除了他基本上不了解世事，所以就保有了内心的纯净。

安瑞新走进家门，脱掉外衣扔在沙发上，第一个动作就是将雪雁拥进怀抱里。一般夫妻，到这个年龄基本上都省略了这个浪漫的程序，需要的话都是直奔主题。安瑞新不。安瑞新要一直用这个浪漫的动作表达对妻子的无限爱恋。这是他走出医院时就暗暗发誓的。而且，今晚，他似乎要把这种浪漫一直延续到床上去。当雪雁终于从他的嘴里逃出来，赶紧示意要他吃点东西。安瑞新说不，就吃你。

安瑞新今天留下老婆，晚上进门急于要跟老婆缠绵，和往常稍有不同。往常，他心里只有老婆，而今天，我们如果窥视一下他的内心的话，则不能不承认，他的心里多了一双眼睛。那是寒小鱼的眼睛。事实上，寒小鱼在他面前至少晃了有半年了。半年来，经历过多少接待和酒会，他从来没有注意过她。今天，是见了什么鬼，这个女人的眼睛却不知不觉钻到他心里去了。不过，这一刻，安瑞新内心并不承认这一点。他进门急于和老婆上床，就是想证明自己的内心是只装着老婆一个人的。奇怪的是，他在绵长而热烈地亲吻雪雁的时候，那双眼睛又在他的脑海里浮现了。他摇摇头，仿佛要驱逐掉什么恼人的东西，然后再次地吻住雪雁，那双眼睛里的光焰就再次在他的意识里跳跃。他心里对自己恨恨不已，手上的动作也就快了，只三两下就去除了雪雁的衣裳。

立即，一个娇小美好的肉体就把他的全部注意力吸引了。这个肉体光洁如玉，在灯下散发着粉色的、柔柔的光芒。这个肉体臣服他，接受他的征服，为他而生，为他而纯洁，为他而放射着纯净的光芒。他小心地进入这片圣地，一心一意地耕耘这片圣地，身下的女人立即像蛇那样扭动，像小鹿子那样啾啾地欢畅地呻吟，眼见得就要共赴巫山了，他的脑海里却又浮现出了那双眼睛。他立即感觉到了某种疲软，但他努力地排斥着，他用近乎疯狂的动作驱逐心里的杂念，但越是着急越是不行，终于，他无奈地停止了动作。他大汗淋漓，情绪沮丧。恨着自己，恨着那双该死的眼睛。

雪雁轻轻地用手抹去他额头的汗水，心疼地说，你太累了。那么多人围着你，饭都没办法安心吃一口。他则一迭声地说对不起。

雪雁说，很好呀，我已经很好了。

这天半夜他又试了一次，还是同样的结果。他非常恼火了。

第二天早晨，他亲自驾车送雪雁回市里上班。一路上，他温言软语，表达着自己内心的无限歉疚。在老婆单位门口，他打开车门，牵着雪雁的手让她稳稳下车，然后在她耳边轻轻说，周末我早早回家。这两天我会把自己养得好好的，等着我，啊！

雪雁红着脸点了点头。那仰望着他的、小兔子般羞怯无辜的眼神逼得他赶紧钻进车子里去。

早晨八点，安瑞新召办公室主任刘南过来。他的脸上带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愠怒，使乐滋滋满心准备着摆功买好的刘南吓得一吐舌头，将冲到嘴边的话全咽了回去。

安瑞新说，从今天起，把那个节庆办公室撤了吧。一个小小的县政府，搞这么个机构纯粹是多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从哪来的让回哪去。

刘南吃惊地看着他，没有回答。

安瑞新说，怎么着，没听见我的话么？

刘南说一个机构，撤起来容易恢复起来难。

安瑞新说恢复什么，一个临时机构，撤就撤了，有什么必要恢复！

刘南迟疑了一下，但还是大着胆子说道，很快就是竹文化节了，撤了节庆办公室到时又得从各单位借调工作人员，又麻烦效率又低，还容易人浮于事出纰漏。

安瑞新说，照你这么说，节庆办比县政府办还重要了？

刘南说，现在的节庆太多了，发展旅游要造势，发展工业要造势，发展文化产业要造势，发展劳务经济也要造势，你不造势就没人知道你，形势所迫啊。

安瑞新望了刘南一眼，没有再坚持那个要求。刘南知道自己的建